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赵尚志：白山黑水铸就铁血忠魂



赵尚志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手枪，美国造，马牌，枪号80292。这是著名抗日英雄赵尚志将军牺牲前使用过的手枪。纪念馆内，参观的人们驻足于此，

细细端详。透过斑斑锈迹的手枪，穿越时空，感知英雄的力量。

“这把手枪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见证了这位将军艰难和不屈的抗日传奇。”东北烈士纪念馆馆长佟国波说。

赵尚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在兄弟姊妹十一人中，他排行第六，男孩中排行第三。父亲为他取名“尚志”，希望他有鸿鹄之志。

1925年，17岁的赵尚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入黄埔军校，立志救国。九一八事变后，他全力投身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随后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在抗日战场上，有着“南杨北赵”之说，“南杨”指的是杨靖宇，“北赵”就是赵尚志。他们共同领导着一支英雄的队伍——东北抗日联军。

1933年10月，赵尚志组建珠河反日游击队，点燃了东北的抗日烽火。1935年，他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次年部队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发展至6000余人。

作为中国最早对日作战、历时最长而且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抗日武装，东北抗日联军抵御着难以想象的严寒和饥饿，与数十倍于己的强大日军顽强鏖战。

东北气候非常寒冷，冬天长达5个多月时间，如果身处深山老林，不用说打仗，光是生存就足以挑战一个人的生命极限。在零下20摄氏度的室外，冻死、饿死时刻都会发生。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困苦的危险环境中，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对日伪军进行了难以想象的艰苦战斗，远征松嫩平原，爬冰卧雪，风餐露宿，作战百余次，打破了日伪军一次次次的重兵“讨伐”和“清剿”。

“赵尚志”这三个字曾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当时有一句话，“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1939年之后，日伪军曾悬赏1万元通缉赵尚志。

1942年2月12日，34岁的赵尚志在战斗中受重伤被俘，宁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赵尚志牺牲后，日军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了松花江的冰窟中。直至2008年，在赵尚志将军100周年诞辰时，失踪了60多年的将军颅骨才得

以安葬于家乡赵尚志烈士陵园，魂归故里。

生长在英雄故里，讲述英雄的故事，已经成为赵尚志侄女赵淑红生活的一部分。“我从小听爷爷讲伯父的英雄传奇。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尚志乡，在赵尚志烈士陵园当讲解员。那时的史实资料有限，为了丰富讲解内容，我四处搜集资料，走访伯父曾经的战友，听亲戚们讲伯父的故事。我想通过我的讲解，还原一个真实的赵尚志。”提起伯父，赵淑红难掩满脸的骄傲。

后来因工作调动，赵淑红离开了赵尚志烈士陵园，但她口中的英雄故事却没有停止。只要一有空，她就会回到烈士陵园，扫扫纪念馆前的落叶，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英雄的故事。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经常吟诵起赵尚志将军写的《黑水白山·调寄满江红》：“争自由，誓抗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斗牛疆场，军威赫赫。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讲述是对英雄最好的纪念，伯父的那份豪情壮志令我们永远敬佩。”赵淑红说。（据新华社）

石嘉植：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

陕西省富平县烈士陵园，初升的朝阳照耀着一方方沉默的墓碑，烈士石嘉植的塑像矗立在广场上，面容沉静，眼神深邃，仿佛能瞬间将人带回那段革命岁月。

石嘉植1918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薛镇盘石村，16岁时以优异成绩进入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山海关内进逼，华北岌岌可危。为了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石嘉植于1936年创办了《心声》杂志，还多次组织抗日救国运动，因此被反动当局多方监视。

1937年，石嘉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前往山西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

1938年2月，在晋东南反击敌军围攻时，石嘉植主动请求带一个班插

入敌营侦察，消灭十多个日军，被军区授予“威震敌胆的英雄”称号。

之后，石嘉植随一二九师转战河北，担任德石工队队长。为了冲破敌军封锁，打通冀南和冀中的通道，他带领队员在德石铁路线上灵活应变，打鬼子、除汉奸、窃情报、烧军火，组织大小战斗数十次。

1940年，为了进一步获取敌军情报，石嘉植在德州建立了“满洲国大北报百川分销社”，任外务主任兼《大北报》驻德州记者，并千方百计获得了敌伪机关下发的委任状和身份证。他以此为掩护，出入日伪驻德州的大小机关，掌握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还趁机决了一个日军班长和一个国民党特务。

1943年3月，由于德州地下情报组织遭到破坏，加上叛徒出卖，石嘉植不幸被捕。就在冀南军区准备派人营救时，他从狱中送出一封信：“为我一

个人，牺牲那么多好同志，会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损失，部队千万不能营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请领导批准我的请求，允许我在狱中同敌人战斗，虽死无憾！”

1943年5月，石嘉植在遭遇种种酷刑后，在河北省景县龙华镇被敌人杀害，年仅25岁。

石嘉植的战斗足迹跨越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多地，英雄的名字从未被忘却。今年7月，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委党史研究中心工作人员专程赶往陕西省富平县，通过走访、座谈拾遗补缺，梳理还原石嘉植的完整事迹。

“在石嘉植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信仰、智勇双全的战斗智慧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聂芳芳说，“我们将石嘉植的事迹编进《富平红色故事》一书中，还拍成短视频，在学校、企业、社区、村庄等宣讲，



陕西省富平县烈士陵园里的石嘉植塑像(2025年8月7日摄)。

新华社发

让英雄的精神和事迹被更多人牢记和传颂。”

无数的革命先辈牺牲自己，换来家国安康与岁月静好。回顾石嘉植的事迹，他的侄子石海梁感慨万分：“大伯的一生短暂而传奇，他的智慧与热血、理想与信念，永远是激励我们后辈努力奋斗的精神动力。”（据新华社）

杨振宁请启功题字

1996年6月，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冀能，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筹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2009年更名为“高等研究院”），并担任名誉主任。1997年6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在杨振宁的举荐下，聂华桐教授担任中心的首任主任。

1999年2月27日，杨振宁给著名书法家启功写信，希望他能给即将落成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题写名字。他在信中写道：“为了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清华大学成立了‘高等研究中心’，我答应帮助王大中校长办好此中心。中心即将迁入新盖的大楼，现在正筹备大楼开幕启用的典礼。王校长和我希望，先生为我大楼题字如右，如蒙俯允，全校师生都万分感激。”

启功收到杨振宁的信后非常重视，当天下午，他精选了荣宝斋特制的印有七个花团的彩色对联纸，挥毫泼墨，竖写了“高等研究中心”6个大字，每个字各占一个花团，落款“启功书”三个字，占最后一个花团。

不久，恰逢北京师范大学邀请杨振宁到学校作讲座，启功获悉后，将题字送到了杨振宁手上，并拍照留念。如今，启功题写的“高等研究中心”匾额悬挂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大楼，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标识。

2004年冬，杨振宁前往北师大看望病中的启功，再次深情感谢他的热心题字。

（据《人民政协报》）

汪曾祺为何“非中文系不报”

1939年7月，19岁的汪曾祺从上海辗转香港、越南后来到昆明，并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

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中文系的目的非常明确，“盖因沈从文先生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在他心中，沈先生不仅学识渊博，名声响亮，而且在学生中拥有很高的声誉，“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其实，沈从文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时间并不长，他于1938年春先来到昆明，继续协助杨振声编选中小学国文教科书。当年11月，沈从文才前往西南联大担任中文系教授，仅比汪曾祺早去半年多时间。谁也没有想到，两人在西南联大相识后，自此便结下非常深厚的师生情。

沈从文每周到西南联大上课3天，大部分时间里，他住在文林街20号联大教员宿舍楼上临街的一间屋子里。汪曾祺在回忆沈从文这间宿舍时，曾如此写道：“瓦片直接搭在椽子上，晚上从瓦缝中可见星光、月光。下雨时，漏了，可以用竹竿把瓦片顶一顶，移密就疏，办法倒也简单。”从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就算是大学教授，在当时困难时期，生活状况也非常简陋。

汪曾祺每次去沈从文宿舍，都会随便挑几本书，看一个星期。他自称：“我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点点的‘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

有趣的是，有一次，汪曾祺看到沈从文在某一本书的后面写道：“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过，心中十分难过。”这句话汪曾祺记了一辈子，不过一直不知道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时的他“不敢说也不敢问”。

汪曾祺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做过几年教师，最终还是失业了。沈从文得知后，心急得不行，立即致信艺术家朋友，托他们为汪曾祺谋职。在信中，沈从文这样写道：“我有一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外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

因为汪曾祺对书感兴趣，沈从文希望能为他在博物馆找到一份工作。到了1948年5月，汪曾祺随妻子去了北京，经沈从文与杨振声介绍，前往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负责仓库的保管工作。虽然汪曾祺在这里并没有工作多长时间，不过，沈先生热心为自己找工作的事情，他却一直铭记在心。

有趣的是，后来有人曾开玩笑地问汪曾祺，当初你在报考西南联大时，“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中文系。如果当时中文系没有录取你，你会怎么办？

汪曾祺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西南联大中文系不会录取自己这件事。他认真思忖片刻后表示，沈先生在中文系担任教授，我对他的学识和才华都非常仰慕，于是下决心此生要做沈先生的学生。如果那次没有录取，下一次报名时，我认为我还会在“第一志愿”填报中文系，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填报别的专业。汪曾祺的解释，也验证了他对沈从文自始至终的追随和尊敬。

（据《北京青年报》）

别给自己“砌墙”

著名文学家苏辙是北宋大臣，原在朝中为官，因为为人正直、敢于直言，得罪了一些掌权的小人，那些人便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苏辙罗织罪名，将他贬到了地方，而且一贬再贬，所去的地方越来越艰苦。

但即使是这样，朝中的那些人仍不肯放过苏辙，继续迫害他。章惇是当时的宰相，他就一直对苏辙不断迫害。

苏辙被贬到雷州时，想把家安置在官舍，但章惇却不同意，他给地方官下令：不准苏辙在官舍居住。无奈之下，苏辙只好租住民房。然而，章惇却污蔑苏辙“强夺民房”，并下令让地方官追究苏辙“强夺民房之罪”。好在地方官是一个正直的人，而且双方有租赁合同，使章惇的阴谋破产。

令章惇没有想到的是，4年之后，宋徽宗即位，令苏辙内迁，同时罢了章惇的丞相之位，并将章惇贬到了雷州。章惇也想住官舍，但地方官憎恨他以前对苏辙的做法，就不允许他住官舍。章惇也只好去租住民房，巧的是，民房的主人就是苏辙当年的房东，那人了解到来租房住的人是章惇，就对他说道：“前几年苏公来住，被那个章丞相逼着打官司，差一点使我家破产，所以，现在我可不敢再把房子租给你了。”

章惇租房四处碰壁，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搭棚子居住，可谓是自酿苦果。

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交往，应该宽容。宽容别人其实就是善待自己，而不宽容别人，则是为自己砌了一堵墙。

（据《联谊报》）

两千年前古人就爱看短剧

汉代“爆款剧本” 剧情也很“抓人”

和现代的短剧一样，汉代百戏在剧情上也很“抓人”，在几分钟内就得上演多个名场面。经典剧本更是数不胜数，什么权谋、玄幻、历史、动作……啥剧情都能给你找出来。

《二桃杀三士》你听过“二桃杀三士”吗？这可是汉代画像石、壁画中常见的题材之一，是部货真价实的权谋大戏。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当时齐景公麾下下有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三位勇士，全都威猛过人，不过也都恃功自傲。国相晏子和齐景公说，三人迟早会成为“危国之器”，建议早日除掉他们。齐景公虽有杀人的心思，但这三个人实在能打，单靠武力恐怕不行。于是，晏子想了个办法，让齐景公赏赐他们三人两个桃子，让他们“计功而食桃”。三位勇士互不相让，一个个比较起自己的能力和战绩，结果三人最后都为争桃而相继自杀。晏子这招“借刀杀人”，没费一兵一卒就为齐景公除掉了三个武功赫赫的猛士，真实上演了一把官场“厚黑学”。

龙迪勇介绍，根据不少专家的研究，汉画像上常见的“二桃杀三士”图像很可能是根据演杂技的画像。“他们的脸特别大，衣服也特别宽大，这是因为他们在表演戏剧时戴着面具，穿着戏服。”

《东海黄公》如今一提起打虎，大家立马会想到武松。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个汉代人，他一定会和你说起东海人黄公的故事。《东海黄公》是汉代著名的角抵戏，《江苏文库·研究编》之《江苏地方文化史·徐州卷》记载，这个“东海”就在徐州。

故事里说，秦朝末年，有个东海人叫黄公。他年轻时学了点法术，佩着赤刀，能制蛇御虎。等到年老的时候，力气已经大不如前，再加上饮酒过度，也就没了法力。当时，有人在东海目击到了白虎，黄公觉得自己还行，于是带着赤刀去镇压白虎。然而，他的法术压根没顶用，反倒是被白虎给杀死了。

《荆轲刺秦王》前两个“剧本”也许如今已经没那么有名了，但荆轲刺秦王这个“剧本”，绝对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武氏祠内就藏有以荆轲刺秦王为主题的汉代画像石。画面中，左边的荆轲已经向右边秦王刺出一剑，不过只划掉了秦王的袖子。这半截袖子还在空中，荆轲的第二剑已刺中了柱子。这危急关头，秦王一边绕着柱子，一边把手举过头顶，看起来正准备拔出身后的长剑。

（据《厦门晚报》）

汉画像揭秘2000年前的“短剧”

你可能会问：现代人怎么知道2000年前的人爱看剧？答案就在汉代的画像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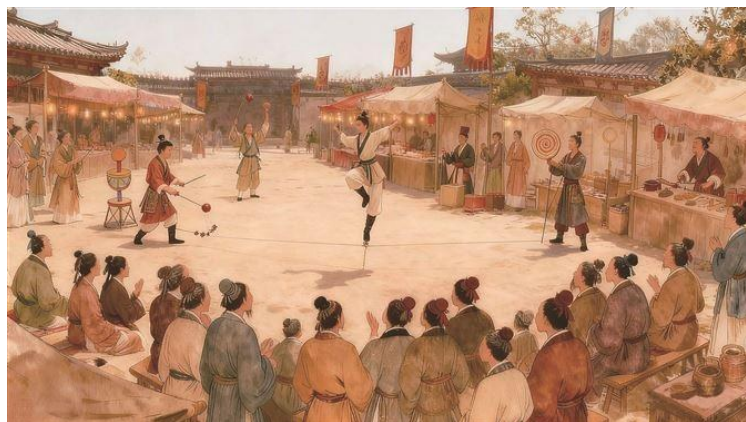
龙迪勇介绍，在中国，用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图像形式来装饰宫殿、祠堂和坟墓的风气，在汉代最流行。考古发现的大量汉墓、汉画像石，提供了最为丰富、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作品。

汉代的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画像，就像汉代的“朋友圈配图”一样，让今天的人们可以窥见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讲精神追求的，包括天界、神仙、祥瑞等内容；有反映物质条件的，包括耕织狩猎、

车马出行、宴饮场面，百戏(技艺)表演这种娱乐节目当然少不了。

“有一部分汉画像，就是对汉代百戏的图像化再现。”龙迪勇说，“汉代百戏不是持续几个小时的长剧，它都是比较短的，有时候就几分钟，所以我我觉得它跟现在的短剧有类似之处。”

不过，汉代百戏也不能和“短剧”直接画等号。龙迪勇表示，汉代百戏其实是一种类似杂技的技艺类节目，它混合了体育竞技、杂技魔术、杂耍游戏、歌舞装扮等多种表演。某种程度上说，百戏就是汉代艺术“大杂烩”。



七制图